

莫教授今年「登六」，笑言要多聽身體的訊號，多做運動保養。



以生命名影界鄉音先生命 「腫瘤學巨人」莫樹錦

扭轉肺癌治療新方向



1



2



撰文 | 張穎芝 攝影 | 譚志光

國際肺癌權威莫樹錦教授致力研究改進肺癌治療，在腫瘤學領域上作出重大貢獻，並獲「腫瘤學巨人」稱譽。醫途上，莫教授以生命影響生命，以正面的人生態度去影響病人，進一步為病患解決問題，最終目標是要對付肺癌。

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兼李樹芬醫學基金腫瘤學教授莫樹錦，近日獲國際著名腫瘤學多媒體資源平台OnLive譽為「腫瘤學巨人」(Giant of Cancer Care)，表揚他在肺癌研究及治療上的卓越領導及貢獻，為全球癌症治療帶來革命性改變。莫教授是首批獲此國際殊榮的亞洲專家，更是第一位來自歐美學府以外的得獎學者。莫教授多項研究成果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，扭轉了肺癌治療的方向，訂定了全球肺癌治療的新準則。今年他更領導全球首個利用人體基因編輯技術，作為晚期肺癌治療方案的第一期臨牀試驗，確認CRISPR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相關操作的安全性及可行性。

對於獲得「腫瘤學巨人」榮譽，莫教授深感光榮，亦感激一同努力的研究人員無私付出及支持。「這個獎是個名稱，而背後意義是一個認受，過往研究得到國際上認可，最重要是可幫助病人。回想1996年最初返香港，當時肺癌病人的治療好簡單，後期肺癌只得化療選擇，化療失敗後選擇另一化療，之後便沒甚選擇，而生存時間平均一年以下。到2020年有很多不同選擇，第一步會看肺癌病人有否驅動基因，總共有超過八、九種不同驅動基因可以去搵，搵到便可做標靶治療大幅度幫助病人。至於沒有驅動基因的病人，便要看他們有沒有PD₁的表達，如有我們可考慮用免疫治療。」莫教授表示在短短二十年內將沒甚治療選擇的病症，變為個體化治療的情況，病人生存得以延長。

望年輕醫生登國際舞台

「今次最主要是我是東南亞第一個代表，意味著東南亞、中國對國際研究上的影響日漸加深。我有幸行第一步，希望將來的年輕醫生和研究員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他們的功力。」莫教授96年返港加入中大醫學院，他表示翌年便開始與內地合作研究，廣東省人民醫院的吳一龍教授是其最佳合作夥伴，共同刊登過很多文獻。莫教授指中國在肺癌研究上做得相當之好，他與吳教授的共同目標是希望年輕一代研究員繼續上位，因他們始終會有退下來的一日，希望退下來之前有年輕醫生能夠登上國際舞台。

給病人最好的治療是醫生職責，莫教授在肺癌研究上作重大突破，他於2009年發表IPASS研究(IRESSA Pan-Asia Study)，

以舊打字機勸籲新一代

走進莫教授的辦公室，充滿藝術氣息，色彩鮮艷的牆身，掛上巨型畫作，畫作下發現放了一部古老打字機。「這是我爸爸的打字機，他在30年代出生，當時日戰他只得十多歲，他爸爸死了，他在街邊賣火水維生捱過戰爭。戰後他在洋行做office boy，晚上在夜校學英文，他租了一部打字機，在士多借電話，就這樣開始他的出入口生意，養活一家人。這是爸爸第一部打字機，他先租後買，很有紀念價值，代表着一個人向上奮鬥的歷史，亦奉勸年輕一代，這個世代的環境是不同了，但需要奮鬥、需要付出的真理是不會改變！」

從醫以來獲獎無數，莫教授前年獲歐洲腫瘤學會(ESMO)頒發「終身成就獎」，更是首名獲此獎項的華人。莫教授亦於人民大會堂獲頒2017年度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」，對研究團隊莫大鼓舞。在研究過程中面對不少困難，莫教授與研究團隊將困難一一克服，「研究一定是困難，有研究構思之後，怎樣將構思去實踐，以致最後成功，這條路是很長。需要人力、其他研究員認受、資金資助和繁複的手續才能夠將研究成事，過程中有笑有淚，是好好的一個人生經歷。」

行醫多年，莫教授面對病人徘徊生死之間，他以正面人生態度去影響病人。「行醫最緊要的一件事，是怎樣能夠去用生命影響生命，行醫並非只是一個工作那麼簡單，不只在於有病開藥，應該要更進深一部步幫病人解決問題，我們是problem solver，希望每個醫護都能夠做到這一點。幫人解決問題就要練好自己武功，有了知識和溝通技巧方面的武功，才能順利幫人解決問題，這是我一向對病人的一種態度。」莫教授相信醫生自己的人生態度是可以影響病人，「正面的人生態度能夠正面去影響病人，我相信一個開心的醫生能夠令病人開心，一個愁眉苦臉的醫生會令病人愁眉苦臉。踏上醫途，就應該將正面和開心帶給病人。」

首位華人獲「終身成就」

從醫以來獲獎無數，莫教授前年獲歐洲腫瘤學會(ESMO)頒發「終身成就獎」，更是首名獲此獎項的華人。莫教授亦於人民大會堂獲頒2017年度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」，對研究團隊莫大鼓舞。在研究過程中面對不少困難，莫教授與研究團隊將困難一一克服，「研究一定是困難，有研究構思之後，怎樣將構思去實踐，以致最後成功，這條路是很長。需要人力、其他研究員認受、資金資助和繁複的手續才能夠將研究成事，過程中有笑有淚，是好好的一個人生經歷。」

行醫多年，莫教授面對病人徘徊生死之間，他以正面人生態度去影響病人。「行醫最緊要的一件事，是怎樣能夠去用生命影響生命，行醫並非只是一個工作那麼簡單，不只在於有病開藥，應該要更進深一部步幫病人解決問題，我們是problem solver，希望每個醫護都能夠做到這一點。幫人解決問題就要練好自己武功，有了知識和溝通技巧方面的武功，才能順利幫人解決問題，這是我一向對病人的一種態度。」莫教授相信醫生自己的人生態度是可以影響病人，「正面的人生態度能夠正面去影響病人，我相信一個開心的醫生能夠令病人開心，一個愁眉苦臉的醫生會令病人愁眉苦臉。踏上醫途，就應該將正面和開心帶給病人。」

「登六」更要花時間保養

從修讀醫科開始，莫教授一步一步達成目標，醫生、醫學專家、教授、肺癌權威一一當上了，今年「登六」，60歲的莫教授可有目標想達成？他笑着說：「仲未死。60歲都仲未死是要珍惜的，而且確知道身體的狀態會向下坡走，就要花多少時間去保養。後生的時候不會覺得身體會衰退，覺得健康是理所當然，踏入60歲身體會有訊號告知你會走下坡要錫住，所以要聽聽身體的訊號，多做運動，我要跑步和健身，都會打高爾夫球作娛樂。」

研究工作無止境，莫教授非常熱愛他的工作，曾在某專欄上寫過「寧死不退」，他笑笑道「這只是寫文章的言句，我意思是說工作對我來說又不是太過工作，工作對我來說也是娛樂，看病人、研究、講書也是我喜歡做的事，既然是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別人又想你做，為甚麼要停下來呢……是否一個數字因此要停下來？我覺得未必，只是不同層次做不同的事。」

莫教授醫術高明，文筆同樣厲害，先後已推出八本書，文章內容令人有所啟發。「如果十五年前問我是沒甚可能……我在香港聖士反讀書，是英文學校，當時中文成績我只得60分，中四就去了加拿大，沒接觸中文二十年，唯一接觸中文就是金庸武俠小說。返來香港也全是英文，所有醫療紀錄都用英文寫，直到06年某報跟我做關於研究的訪問，並邀請我寫專欄，我就試試寫兩篇給他們，第一篇是《醫生會哭》，亦是我第一本書名，至今已寫了十四年。初時是有點困難，好彩的是當時霑叔(黃霑)是我的病人，有時請教他幾句，他亦給我貼士。漸漸發覺寫作的好處是更加留意身邊事物，將點滴用自己情緒寫下來。」